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508  
13 June 1989

CHINESE

---

第五〇八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9年6月13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主席：裁军谈判会议第508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1989年第二期会议也就此开始。 毫无疑问的是，最近的一些发展可对第二期会议的工作产生积极的作用，这些发展有助于改进东西方国家间、特别是苏美之间的关系。

我们通过的工作计划包括了各个项目：禁止一切核试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消除化学武器；通过一项综合裁军方案；缔结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安排；放射性武器及任何其他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在我的简短发言中，我只对其中三个项目讲几句话：禁止一切核试验、消除化学武器和综合裁军方案。 大会就头一个项目通过的最近一项决议强调，大会曾在八次不同的场合极严厉地谴责了这类试验，并认为继续进行试验会加剧军备竞赛，从而使核战争的危险增加。 大会还指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三次审查会议在其1985年的最后宣言中吁请所有核武器国家作为最高优先事项，在裁军谈判会议中紧急谈判并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关于上述第二个项目，即消除化学武器，我们应铭记今年1月7至11日在法兰西共和国外交部长罗朗·迪马先生主持下于巴黎召开的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缔约国及其他有关国家会议的重要性。 墨西哥于1932年无保留地加入了这项议定书，它满意地注意到巴黎会议最后宣言的内容，并与所有其他与会国一道强调“必须早日缔结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一切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并为此目的要求裁军谈判会议”作为紧急事项，加倍努力从速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早日缔结公约”。 我们已说过，公约不会威胁任何国家的安全；相反，它将加强每个国家和所有国家的安全。

我前面讲过要简短提到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项目是综合裁军方案。 本会议自1980年以来即通过一个特设委员会处理这一项目，我有幸从1981年起担任该特设委员会的主席。 我曾在1989年2月7日本年度会议第一次会议的发言中谈到了已获得协商一致通过的许多方案内容。 这证实了去年的方案特设委员

会所做的结论是具有充足的理由的，这一结论载于委员会提交大会的报告中：

“特设委员会铭记其任务规定，一致认为应在1989年会议开始时恢复进行工作，力求完成方案的拟订，并至迟将方案提交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

我希望特设委员会在上述结论中所表达的意愿可以成为事实，而且我相信这也忠实地反映了会议成员的意见。当然，作为关于这一项目的特设委员会的主席，我保证将竭尽全力完成这项任务。

今天的发言名单上有瑞典、巴西、摩洛哥和澳大利亚代表。我首先请尊敬的瑞典代表提奥林大使发言。

提奥林女士（瑞典）：主席先生，由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6月份的主席使我国代表团极感欣慰。你是国际裁军界的最资深人士。我还应提及墨西哥和瑞典长期以来在裁军领域一向保持的合作关系，正是由于这一关系，你和阿尔瓦·米达尔女士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同时，我要对前任主席肯尼亚大使布勒特先生在春季会议末期以有效的方式主持会议的工作表示真诚的谢意。我还愿热烈欢迎那些在我上次对本会议讲话之后参加会议工作的新同事们，他们是阿尔及利亚的艾特-沙拉勒大使、捷克斯洛伐克的瓦伊纳尔大使和苏联代表团的新任团长巴查诺夫先生。我国代表团盼望与各位尊敬的新同事进行合作。

长久以来，人们就幻想有朝一日发动一场战争来结束一切的战争。就连著名的发明家和实业家艾尔弗雷德·诺贝尔也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他宣称要发明一种具有大规模毁灭能力的物质或机器，其威力之大将使战争永远打不起来。

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随着毁灭能力趋于无穷大，安全程度却越来越接近零点。我们已认识到，正如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所一致宣称的，在今天，武器的积累特别是核武器的积累非但不能保护人类前途，反而远远构成对人类前途的威胁。我们乃一致断定，现在必须结束这种局势，并通过裁军来寻求安全。

当代有一位学者曾指出，“军备竞赛的基本信念是：接受威慑理论家对人性的看法，相信威慑本身可以防止战争。”这个信念已经崩溃了。一旦人们不再抱持这一信念，军备竞赛的势头就慢慢开始减缓下来了。

在核时代，各国不可能通过相互牺牲而取得自己的安全。它们必须共同谋求安全。这一共同安全的概念是由帕尔梅委员会在1980年代初提出的，美国前国务卿赛勒斯·万斯最近指出，现在两个超级大国在实践上已采纳了这一概念。最终，各国似乎已经明白，为了取得和平我们必须准备的不是战争而是和平。

中程核武器条约是有史以来的第一项核裁军协定，目前正在付诸实施。整整一个类别的核导弹将被逐步消除。在今后几天内美国和苏联将在这里，日内瓦，恢复其双边核武器和空间会谈。在关于削减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早先几个阶段中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一项导致大幅度核裁军的协定将能再次表明，在国际关系中对话和理解正在取代军事竞争和政治对峙。

目前存在着由主要军事大国采取单方面裁军主动行动的充分余地，戈尔巴乔夫总书记首次宣布的裁减措施表明了这一点。在欧洲，东西双方在最近几个月中已经采取了重要的主动行动。在维也纳举行的旨在进一步建立信任和降低常规军备水平的并行欧洲谈判中，双方都提出了综合性的提议。

瑞典欢迎布什总统最近提出并得到西方盟国采纳的削减欧洲常规军备倡议。我国政府还特别满意地注意到美国总统立志要加快维也纳关于削减常规武力的谈判，以在一年之内达成协议。鉴于瑞典的立场长期以来是，所有类别的核武器均应成为裁军谈判的议题，我国政府还感到高兴的是，从现在看，在不久的将来有东西方谈判削减短程核力量的前景。

得到人们日益确认的事实是，使用核武器是深受谴责的。事实上可以说这是一项国际准则，一项不成文法，它正逐渐被接受。主要核武器国家本身促进了使核武器非法化的进程：不仅使使用核武器成为非法而且最终还使拥有核武器成为非法。

核武器国家在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中承诺“就及早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方面的有效措施真诚地进行谈判”。此外美国和苏联在1985年1月8日联合宣布达成协议就空间武器和战略核武器及中程核武器开始谈判时声明，此类谈判最终“应导致彻底消除任何地方的核武器”。最有力地表明了这一正在形成的准则的是美国和苏联领导人1985年在日内瓦所作的庄严声明即，“核战争打不赢也决不能打”。

因此，自从第一颗原子弹约44年前在广岛爆炸以来，全世界人民的普遍情绪正在逐渐成为主权国家所接受的道义准则。其他核武器国家的政府现在应当仿效美国和苏联领导人的榜样，并确定决不打核战争，应当完全消除任何地方的核武器。

此外，尚未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现在应当承担这一义务。应当通过调整常规武力的不均衡状态并削减常规军备水平的单边努力和谈判努力取得积极的成果来促进上述承诺。宣布作出这种承诺将符合人类对使用核武器的道义谴责，并将在事实上相互禁止使用核武器。此后应当通过有法律约束力的一项国际文书规定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以此巩固所宣布的不首先使用政策。

然而，难道对核武器的任何使用不违背公众良知的要求吗？难道对核武器的任何使用不违反军事冲突中人道主义法的基本原则吗？现在，已经到了审议如何将这一不成文规定转为有约束力的条约法的时候了。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一项所有各国信守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确，国际局势在近年来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军备限制和裁军措施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但是核试验仍在继续。

1988年期间记录了38次核爆炸，中国1次，法国8次，美国12次，苏联17次。这些核爆炸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使核武器现代化。核武器国家提出了一大堆技术性和政治上的借口为没有道理的事情辩护。压倒多数的国家不接受也从来没有接受所提出的这些理由。它们对继续进行核试验的合法性提出了疑问。它们不接受苏联和美国只不过相互测量继续进行核试验的当量。各国所要求的是国际核查不进行任何核试验。它们所要求的是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条约。

对全面禁止核试验的紧迫性所普遍存在的忧虑最近一次的表现形式，是关于召开一次会议修订部分核禁试条约并将其转为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的倡议。瑞典希望，国际社会的压力最终将促成一项协议，在裁军谈判会议内就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开始早就应该进行的谈判。

在因为禁止核试验项目上缺乏进展而感到多年的沮丧之后，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最终有可能打破僵局。我国代表团愿赞扬山田大使为争取就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达成一致意见而做出的努力。众所周知，瑞典赞成立即谈判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长期以来，我国代表团愿意接受任何会推进这一项目并为其他代表团所接受的职权范围。只要所有各方均表现出少许灵活性，这个月内就可建立一个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并可开始其工作。

一年半以前，国际社会对苏联和美国之间的中程核武器条约这一走向核裁军的第一步表示了欢迎。这是一个突破，引起了强烈的希望和期待。该项条约在去年得到批准，从而开始消除整整一个类别的核导弹。

在我们亲眼看到核武器国家开始首次小规模地按不扩散条约第六条的规定履行其核裁军义务之前，不扩散条约的20周年即将来临。换言之，自苏联和美国承担义务就尽早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方面的有效措施真诚地进行谈判之后，20年已经过去了。中导条约是第一步。对于下一步，世界不能再等20年。

瑞典在1988年的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由联合国就核武器问题进行一项新的全面研究的倡议。为进行该项联合国研究而任命的政府专家组今年3月举行了第一

届会议。上一次联合国研究中没有核武器国家参加，而这一次有 3 个核武器国家参加：法国、苏联和美国。

研究的任务是审查过去和当前的技术趋向。我们将调查核武器的研制、生产和试验，核武器理论以及关于核武器方面的决策。我们将研究核武器进一步扩散的危险以及防止这种扩散的重要性。我们将研究削减核武器和争取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努力。我们将分析裁军条约遵守情况的核查问题。最后，我们的抱负是提出政治建议和裁军提议。报告将及时完成以提交 1990 年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并可望对该次审查会议产生影响。

不扩散条约迄今为至仍然是最重要的多边军备限制协定。该条约对国际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现在已有 140 个国家加入了不扩散条约。但是，有少数重要国家的核设施尚未置于条约的保障之下，现在仍然不是该条约的缔约国。这种状况一直构成对不扩散制度的有效性的威胁。瑞典政府吁请尚未加入条约的所有国家加入这一条约。

明年将召开审查不扩散条约执行情况的第 4 次会议。这将是 1995 年之前的最后一次审查会议。1995 年将要决定不扩散条约制度的未来。无核武器缔约国已经充分履行了其在不扩散条约下的义务。为了不扩散条约制度的信誉并巩固这一制度，重要的是核武器国家现在也同样履行其所有义务。为使不扩散条约制度保持其信誉，核武器国家应当迅速达成协议，开始谈判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同样，为使不扩散条约制度保持其信誉，第 4 次审查会议必须能够争取到进一步的重大核裁军。

中导条约在好几个方面都是一个突破。由于一项裁军协议，现在正有史以来第一次地把核材料从核弹头中取出。我国政府认为，不应将此类材料重新用于武器目的。如果用于和平目的，此类材料应当置于原子能机构的安全保障措施之下。事实上这种核查应是争取彻底消除核武器的连续性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保障裂变材料从核弹头转为和平用途是一回事，禁止为武器用途生产更多的裂变材料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回事。多年来瑞典一直呼吁禁止此类生产。

我国政府欢迎戈尔巴乔夫主席今年4月宣布的决定，即，苏联将于今年停止生产用于核武器目的的高度浓缩铀，并计划于今明两年关闭两个生产武器用钚的反应堆，不投入运转任何新的反应堆。同时，我们注意到美国中断了武器用钚和钚的生产。瑞典认为，这一状况有利于全面停止生产，并达成协议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和其它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这种停止不仅有利于制止核军备竞赛，而且也有利于防止核武器的扩散。在所有核武器国家使军事核部门与民用核部门完全分开是争取可核查的停止生产的重要一步，并且是一项先决条件。因此，瑞典吁请所有国家达成协议，完全停止生产用于武器目的的裂变材料。

现在迫切需要海上裁军特别是海上核裁军，而且还需要在海上建立信任的措施。瑞典支持帕尔梅委员会两个月前提出的建议，其内容如下：除非协议特别指定以外，禁止一切海上核武器，以此作为争取全面核裁军的临时性措施。我国政府欢迎美国海军单方面淘汰若干类型的战术核导弹的计划。

到现在为止，瑞典已经连续几年提出应当禁止海基远程巡航导弹，所有的舰载战术核武器应当移到岸上，舰艇在例行巡逻时不应载有此类武器，应当使目前的海洋战争法现代化，并且应当放弃既不证实也不否认舰上是否载有核武器的过时做法。就在几个星期之前，裁军审议委员会进一步讨论了海上军备和裁军问题。当时瑞典提出了两份工作文件：其中一份的内容有关一项预防海上意外事故的多边协定，另一份涉及海上水雷。

海上安全受到所有拥有本国海军的国家行为的影响。因此瑞典认为，争取建立一个预防海上事故的国际制度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无论其海军的规模如何。可通过加强现有的国际法使海洋的和平特征更加突出，海洋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财产。关于预防海上事故的现有双边协定普遍被认为是有益的 and 成功的。现在应当巩固和加强这些协定中的规定，以建立多边行为守则。

一些国家认为一项多边协定有其优点，这是有其理由的。首先，现有的双边协定是在分属对立军事同盟的海军大国间缔结的。但是不属于任何一个主要军事



联盟的许多国家也有其关注。 一项多边协定可以是解决这些国家安全关注的一种办法。 其次，缔约一系列的双边协定可能造成一种混乱状况。 相反，我们应当努力建立一种直截了当、透明度高的国际准则体系，将其用于这一领域。 第三，一项防止海上事故的多边协定将是一项重要的海上建立信任措施，因而不仅有助于促进海上安全，而且也有助于普遍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我国政府赞成开始谈判一项预防海上事故的多边协定。 各位不妨回顾，我们曾经提议，裁军谈判会议应当把这一问题列入其议程。

我国政府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全面和有效地禁止化学武器是绝对必要的。 如果不能作到这一点，我们就将永远受到化学武器进一步扩散和使用的威胁。 全世界人民都对化学武器感到忧虑，并确认必须全面禁止化学武器。 现在应由政治家和外交官们迎接这一挑战。

在春季会议结束的时候，我国代表团曾在全体会议上详细阐明了对目前阶段化学武器谈判的看法。 因此我仅谈论几个基本的考虑。 近年来，裁军谈判会议在禁止化学武器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 在突出强调了我们工作的紧迫性的巴黎会议之后，在莫雷尔大使创造性的指导下在日内瓦设立的机制处理了我们面临挑战的一些重要方面。 但是，对于一些最复杂的问题和关键的领域尚未作出充分的政治承诺，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例如，我们距离解决与质疑性视察有关的困难问题相距甚远。 在执行理事会的问题上，我们取得的进展也不够，在销毁的顺序问题上以及有效地全面禁止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情况也是如此。

我们的努力没有集中在这些以及其它关键问题上，却把许多精力化费在一些不那么紧迫的问题上，以及用在新的、可能更少有成果的概念上。 当然，这不是因为有任何人用心不良。 而只不过是因尚未调动足够强大的政治承诺。 只要表现出政治承诺，技术性问题就很可能被克服。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其它裁军领域内最近的积极动态看来尚未影响到化学武器领域。 如果两个超级大国全力以赴地解决这一问题，几个月之内就可迈出重大步骤。

这一领域内唯一的新的主动行动是堪培拉会议。如果该会议增加对未来公约所涉问题的了解，并鼓励化学工业进行合作以执行其规定，该会议就可作出有益的贡献。会议绝不应该做的是，将我们的注意力仅仅限于不扩散化学武器的问题。那样将会分散我们在日内瓦工作的精力，而不是支持这里的工作。解决化学武器威胁的唯一办法就是一项全面的公约，我们必须协调努力，确保迅速缔结这项公约。

国际政治气候在近年来不断改善。超级大国之间的对话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联合国在和平解决冲突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各国现在已经最终认识到，它们不能通过相互牺牲取得自己的安全。它们必须争取共同的安全。各国并没有能够通过发起战争来结束所有的战争。各国必须发起和平才能得到和平。

主席：我感谢尊贵的瑞典代表的发言以及她对主席所作的友好致词。现在请下一位发言者，尊贵的巴西代表阿赞布雅大使发言。

阿赞布雅先生（巴西）：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愿对你担任6月份会议主席表示十分热烈的祝贺，我们是在这个月内开始我们的夏季会议的。巴西和墨西哥不仅是同一区域内有着同样文化背景的国家，而且一向享有极其友好的双边关系。而且，主席先生，您作为前任驻我国大使对这一友好的气氛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不打算详述你那众所周知的个人成就及在裁军领域内的贡献，那样作的话恐怕我的整篇发言都不够。请允许我回顾1960年代在墨西哥的日子。当时我是巴西代表团的一名低级成员，曾经与你共同努力建立一个使拉丁美洲没有核武器的制度。当时你的富有感召力的领导艺术给我留下了一个以丰富的技巧和伟大的国务活动家才干从事外交的榜样。主席先生，我预祝你在担任我们新主席的时候取得成功。

我还愿利用这一机会就4月份和3月份的前任主席所进行的十分良好的工作向他们表示感谢。我指的是肯尼亚的西蒙·布勒特大使和我亲爱的朋友日本的山田中正大使。我还十分高兴地看到巴查诺夫先生担任苏联出席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团

的团长。我曾与他的前任尤里·纳扎尔金大使享有十分富于成果的关系，我希望与巴查诺夫先生保持同样的关系。

裁军谈判会议专门用于议程项目 4 的时间清楚地反映了巴黎会议《最后宣言》协商一致意见所表示的加倍努力拟订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愿望。我国代表团在口头上和行动上都支持这一努力，并意识到，关于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的一项普遍性和非歧视性的文书是一项虽然复杂，但却可以实现的目标，当然这就需要全面、周密和集中的谈判。

说到这里我就必须象在我以前发言的人一样强调，这样一种值得作出的努力，这样一项紧迫的工作，不应以任何理由使本机构忽视自己作为国际社会指定的唯一多边论坛以同样的决心谈判对世界和平与安全事关重大的不同措施和协定的这样一个总义务。如果本会议逐渐并最终完全集中于其工作的某一领域，同时逐渐放弃其他领域，就将会违背它对普遍和彻底裁军事业承担的义务，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以及大会多项决议的文字和精神规定了本会议的这一义务。铭记这一义务，并抱着认真和深入谋求普遍接受的方法的坚定信念，本会议将最终，并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处理所有的裁军问题。我愿集中讨论议程项目 1、2、3、5 和 6 的一些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迫切需要裁军谈判会议的审查并采取行动。我有时需要进行起码的追述，请本次全体会议允许我这样做。

1982 年，裁军谈判会议设立了议程项目 1 下的一个工作组，其职权范围限于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核查和遵守问题。为这种限制所提出的主要理由是，当时超级大国间谈判所出现的明显僵局使得无法采取更有系统和范围更宽的办法争取一项多边谈判的禁止核试验条约。其含义显然是，国际社会对关系其自身集体生存的事务的参与程度取决于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状况。

巴西代表团与现在一样，当时就不同意这种认识，并仅仅同意在严格临时性基础上按照根据其前提制定的一项职权范围进行工作，同时就象明确议定的那样设想，不久将修订这一职权范围并随后促其升级。这些期望远远不是空想，自 1972

年起它们就牢固地建立在大会各项决议基础之上，这些决议规定我们应就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迅速开始多边谈判。关于职权范围的协商一致决定受到阻碍，在这些限制之下就议程项目 1 进行的工作一无所获，这一事实早在 1983 年就表明，再要遵守 1982 年或其它同样的职权范围显然毫无意义。

在以后的几年中，超级大国之间谈判的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谋求相互可接受的军备控制更高阶段，同时不降低安全水平。作为该进程的一部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制定和执行了建立信任措施，核查遵守情况的方法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其周密程度以前被认为是不可行的，这在事实上打破了过去那种关于真正可核查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是不可行的说法。关于裁军问题的这种双边一致意见促成了中导条约谈判的成功，而该项条约为今后达成协议削减 50 % 的超级大国战略核力量开辟了道路。这是记录在案的事实。现在人们还设想，目前所产生的动力在下一步将使超级大国批准和平核爆炸条约以及临界核禁试条约。

虽然美国和苏联共同寻求相互可接受的裁军条件的工作似乎正在稳步进行，本会议却尚未就议程项目 1 开始与其固有的谈判能力相称的工作。21 国集团在这方面提出的提议载于 CD/520/Rev.2 号文件以及较为近期的 CD/829 号文件，这些提议得到了出席本会议许多代表团的有力支持，也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中国的直接赞同。然而这些提议也未能取得必要的协商一致意见，尽管提出的理由显然与过去拒绝类似倡议时所说的不同，不再是因为“超级大国之间困难的政治气候”。这一次情况变得更清楚了，挫折的主要原因就是，不顾一切逻辑和国际社会的愿望，顽固地坚持这样一种概念：无论其时间范围如何，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多边和双边谈判是相互排斥的，因此，裁军谈判会议在涉及议程项目 1 时不应行使其谈判权利。

面临这种情况，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开始谋求其它方式为争取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开始有效的多边谈判显然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中有着这方面一个现成的替代办法。较为具体地

说，该条约序言部分第2段及第2条第1款结合在一起考虑表明，有可能通过一次修正会议，将该项条约转为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去年，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秘鲁、斯里兰卡、南斯拉夫和委内瑞拉在称为六国倡议的提议中向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原始缔约国提出了一项以此为目标的修正案提议。

我愿在此强调，巴西作为莫斯科条约一个无保留的缔约国一贯支持将该条约转为一项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设想。例如，巴西代表团在1985年曾再度试图设立一个议程项目1下的附属机构，向本会议提交了一份决定草案（CD/602号文件），该草案说明“考虑到必须充分执行1963年签订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裁军谈判会议（决定）设立关于会议议程项目1（核禁试）的特设委员会以便实现这一目的。”

为进一步详述我国关于这一问题的立场，我愿补充，我们认为修正会议的职权范围应当严格遵照莫斯科条约的序言，其中规定的目标是，“永远不再进行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

巴西一定会参加修正莫斯科条约并将其转为一项全面禁止试验核武器条约的会议。我们的期望是，不要把这次会议的召开解释为排斥裁军谈判会议适当审议议程项目1的机会，我们希望该项倡议的共同提案国也同意这种想法。另外，我国代表团坚信，只要裁军谈判会议内专门审议议程项目1的附属机构所得到的职权范围与修订莫斯科条约的会议自然谈判的基础相一致，在这两个论坛内就同一目标进行的工作将是高度相辅相成的。

我们应当决心争取协商一致的条件，就议程项目1开始工作，另外还需要同样坚定的决心使我们克服处理议程上另外两个“核项目”时所一再遇到的困难，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尽管人们广泛提出，在实际进行谈判并在有一定的成功的可能性之前需要进一步评价项目2和3，然而却没有在裁军谈判会议内设立附属机构，至少是开始弥补这一差距的相应愿望。

至于消极安全保证这个我们议程上的另一个核项目，我国代表团一贯认为，只要核武器国家看来准备使其核武库永久化，就不可能有不使用或不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保证。但是这种认识并未以任何方式妨碍我们对项目 6 下特设委员会内的现行工作做出贡献。我们认为可对这一问题采取一种不同的办法，尽管如此，我们愿意参加真正以建立或完善与其有关的概念为目标的努力。如果所有有关各方采取同样的建设性态度，裁军谈判会议也许就能够同样设立起项目 2 和 3 下的附属机构。

僵局和困难的谈判状况尽管令人不愉快，在我们的工作中却是司空见惯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克服这些僵局和困难又使工作本身充实起来。但是，此类情况的出现有时完全出乎意料，其影响具有特别强烈的干扰效果，特别是当普遍认为已经具备了所有必需条件可以开始有意义的工作时，情况更是如此。眼下的一个例子就是本会议春季会议期间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内发生的情况。众所周知，这一附属机构是由裁军谈判会议根据大会的建议所设立的，它所引以为据的主张是，应当保持外层空间不遭受我们星球其它环境所受到的同样灾难。

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内制订了一项适当的职权范围，使我们能够追求这一重大目标，为指导这方面的努力制订了合适的工作计划，甚至达成协议改变去年的情况，以争取最为方便和可接受的条件，从而开始我们的工作。巴西代表团本身准备在这方面进行工作，同时考虑到外层空间非军事化是采取区域性裁军重大措施的一个基本先决条件这一原则。许多其它代表团也已经表明，它们也愿意扩展对该项议题不同方面的认识。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项目 5 特设委员会必须妥善地解决其议程问题，因为次数众多的初步讨论尚未最后解决程序性争论，而实际上这些争论掩盖着一个基本问题：目前适用于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究竟是否足以防止军备竞赛在这一环境内的发展。巴西代表团一向认为，如果我们想要成功地制止外层空间军事化的目前威胁，就必须扩大和加强现有的法律制度。同时，我国代表团准备富有灵活性地推进就这一问题的任何方面所进行的辩论。但是我们不能同意事先就给该特设委员会的最后工作定下结论的任何企图，也不能同意导致僵局，违背设立该特设委员会的基本设想的任何企图。

我试图坦率地表明这些考虑，这种坦率仅仅是为了简明扼要，并努力澄清问题使我们能够追求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共同目标。我们深感忧虑的是，在其它论坛内讨论这一问题的中心内容的任何倡议可能不仅说明辅助在此进行的工作的意图，而且还可能反映出对裁军谈判会议充分履行其职责的能力表示的失望。

主席：我感谢尊贵的巴西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尊贵的摩洛哥代表本·希马大使发言。

本·希马先生（摩洛哥）：谢谢主席先生。我愉快地对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表示衷心祝贺。我还愿特别赞扬你对和平与裁军事业的献身精神，为了这一事业多年来你不停地奋斗，为此，你得到了最高荣誉的象征——诺贝尔和平奖。我相信，你在裁军领域内的长期经验和你的经过磨炼的谈判技巧，以及你传奇般的耐心，将使你在夏季会议期间的工作中得到新的动力。我还愿利用这一机会欢迎苏联的巴查诺夫大使并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的合作。

去年这个时候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正在进行。所有发言中都提到并在所有的讨论中特别突出的一个议题是外层空间问题以及威胁着外层空间的军事化的危险。去年九月一期的《联合国编年史》将同一议题列为阻碍就该会议的闭幕文件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6个障碍中的第1个。

在去年秋季的大会第四十三届常会上，国际社会对军备竞赛扩展进入外层空间的忧虑再次成为长时间辩论的议题。在大会通过的关于裁军问题的76项决议当中，只有关于外层空间的一项决议得到了除一个代表团以外的所有代表团的赞成票。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对第43/70号决议的这种几乎是全体一致的支持普遍表明了努力争取实现全体人类的一项共同目标，即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愿望。该项决议本身并不仅仅限于回顾空间是人类共同财产。它还重申，空间的探索和利用必须符合所有国家的福利和利益，而不论其经济或科学发展的水平如何。对于

如果出现空间军备竞赛人类将会面临的危险，该决议表明了国际关注。为了解决这种危险，该决议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具有主要空间能力的国家，保护空间不受军备竞赛的威胁，并促成空间成为为和平目的进行合作和加以利用的领域。另外还请两个主要空间大国进行其双边谈判以期早日达成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协定。但是，我们应当铭记的该决议内容是，它赋予裁军谈判会议就此问题谈判一项或多项多边协定的基本作用。这一作用来自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80段：“为了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并进行适当的国际谈判”。

为了执行此段，裁军谈判会议自1985年以来设有一个特设委员会。遗憾的是，由于给该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有限，这一机构未能达到国际社会的期望。该委员会远远未能着手谈判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问题，其职权范围将委员会工作的范围限制在作为第一步……通过实质性和一般性审议进行审查工作的范围内。的确，这一职权范围是艰苦谈判的折衷结果。但是，就在较后的一个阶段开始谈判而言，这一让步是有其时间限制的，这也是事实。五年过去了，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这一职权范围已经变得不可改变了，因为依照《最后文件》第80段修订该职权范围的每次努力都被生硬地加以拒绝。若干年来，这种情况导致了现状的凝固不变，这可能使我们寄予厚望的机构陷于瘫痪状态。

给予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一项谈判职权本身并不是目的。这一职权范围是大会各项有关决议为我们指出的唯一道路，它也是对国际社会的关注作出反应的最佳途径。在这些关注的激励之下，中立和不结盟国家去年春季再次作出努力实施我所提到的各项决议。我们强烈希望通过提出一项该委员会的适当职权范围使要求本会议进行谈判的呼吁成为现实。然而，与过去几年一样，没有能够就此目标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我们作为本会议的成员全体分担的政治责任鼓励我们坚持灵活的立场，没有这种灵活性就不可能使该委员会恢复活动。这一附属机构的重新设立使我们多少感到满意，但是我们对于未能考虑几年来支配着通过职权范围问题的



具体情况感到特别失望。另外，我们还希望职权范围的通过较迟这一事实将会鼓励本会议成员适当加速该委员会的工作。但情况并非如此。恰恰相反，一场程序性的纠纷阻碍了该委员会执行其职权范围，仅在春季会议期间召开了少数几次会议。对此我国代表团愿表示希望这种延长或阻止该机构履行本会议所赋予职责的程序性问题今后将不再出现。

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已进行的工作有助于审查和查明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各项问题，在委员会内进行的辩论虽然有时相互重复，但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因为这些辩论不仅有助于理解复杂程度得到一致承认的一些问题，而且还使我们较好地认识到表达出来的各种立场。事实上我国代表团正是准备以同样的精神就该委员会工作计划的三个要点发表简短的评论。

关于第一个问题，即审查和确定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应尽一切努力确保外层空间为人类的共同财产。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都高度评价这一目标，如果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作出抉择，使空间的探索和利用成为国际合作的领域，其目的必须是完全和平的，并没有任何例外地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原子能技术的出现和对空间的征服是本世纪后半叶的两项重要科学和技术成就。原子能技术已用于许多民用用途，为全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同时它也令人遗憾地导致研制出一个庞大的核武库，能够摧毁人类的文明。至于征服空间，显然这开辟了研究和活动的新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解决人类在地球上面临的许多问题的方法起源。其中包括气象预报。由于人造卫星，气象预报已经变得更为精确和迅速。利用遥感手段探索地球在农业、水文、地质、环境及海洋学方面都产生了出乎意料的结果。另外我还可提到卫星通讯和无线电导航。

令人遗憾的是，对空间的利用并未仅限于和平或民用目的。1957年以来发射的2500颗人造卫星中，75%以上发挥的纯粹是军事功能：观察、侦察、照相、检测导弹发射、侦察冲突的战场、预警等等。这些活动在事实上是纯粹民用空间活动向军事需要的延伸。除这些活动以外，1980年代期间还出现了新的

动态，即研制、试验和很可能部署可在空间使用或从空间使用的新的武器系统。考虑到我刚才所说的话，我们必须承认对空间的征服与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是不可分的。而且，对空间的探索和利用是在东西方角逐和主要大国间军备竞赛这样全球条件下进行的。也许正是这种认识使得克里斯托弗·李和布潘德拉·雅萨尼在其著作《Countdown to Space War》中预言：“假如1990年以后的任何时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爆发战争，这场战争就很有可能在空间开始。”

至于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现有协议，我国代表团认为，适用于外层空间的现有法律是不足的，并继续认为，《联合国宪章》是制约一切空间活动的国际法规则基础。很自然，《宪章》关于地球上各国间关系的规定应当指导其在空间的活动。因此，应当扩展不使用武力原则的范围，使其包括空间，以确保保护空间物体。然而，有人认为由于这项原则在地球上没有得到尊重，指望它适用于空间是一种奢望。现实主义使得我们同意这种看法。但是《宪章》当中的这一欠缺使得国际社会意识到对空间法的需要。空间法从中获益的事实是，征服空间的发起人感觉到，后来又接受和理解了这种对规则的需要。空间法是通过一系列国际文书逐步成形的，其中主要是，1967年《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1968年《关于援救航天员、送回航天员及送回射入外层空间的物体的协定》、1972年《外空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1975年《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1979年《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以及一系列双边协定，其中最为人知是《反弹道导弹条约》。

这些多边协定编纂了一系列的原则，例如禁止在环绕地球的轨道上安置载有核武器或任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任何物体；月球和其他天体的使用仅限于和平目的；限制在天体上建立军事基地，试验任何种类的武器及进行军事演习；以及禁止在空间试验核武器或进行核爆炸。这些原则确实阻碍了空间的军备竞赛。然而，它们还不足以形成防止空间的任何军事化或军备竞赛的法律屏障。对这些规则的认

识是，它们作为限制某些军事活动的一系列限制具有一定价值，但不可能使它们构成普遍性的禁止。因此一系列不足和漏洞就使得产生了这一领域内专家们所正确描述的“悄然进行的军备竞赛”。例如，在这方面我可提到1967年外空条约，所有人都已经承认该项条约的范围有限。这一条约禁止将核武器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引入空间，但是没有排除在空间安置其他武器，如反卫星武器或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可能性。另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关系到这些条约中所说的“非军事化”。这一概念的范围仅限于星际空间，即月球及其他天体，而对宇宙空间的其他部分不产生任何影响。另外，各种相互冲突的解释使得未能对于“和平目的”一词做出一致的解釋。关于这些法律空白，我们应当补充的意见是，结合各种空间项目和方案，特别是军事方面的项目和方案的空间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速度高于空间法的发展。因此，我们得出的必然结论是，目前的国际法律文书不足以防止空间的军备竞赛。正由于这一原因，我们与许多代表团所作的分析一样，强调迫切需要弥补现有法律制度的空白，并加强和扩展这一法律制度，以有效防止外层空间的任何军备竞赛。

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自1985年成立以来，关于其工作第三部分的讨论是有成果的。委员会收到了一定数量的提议，应对其作两点评论。第一，这些提议各不相同并来自所有集团，这是值得称道的集体努力。第二，这些提议和倡议多种多样，提案国数目众多，这表明不仅有思考的内容，而且还有有待从事的工作和需要作出的努力。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并不想要概述所有这些提议，蒙古代表团已经通过CD/905号文件采取了汇编提议的令人欢迎的主动行动。我国代表团也并不想要表示倾向于这项或另一项提议，因为我们认为，委员会最终将同意的一项或多项选择办法已经由委员会所追求的目标所决定，这就是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特别由于我刚才所提到的《最后文件》和有关大会决议已经明确了争取这一目标的途径与方法，情况更是如此。

我国代表团愿加强调的是，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目前正处于其工作的决定性转折点。过去四年进行的工作使得委员会有可能对空间进行了一次诊断性研究，甚

至对空间进行的活动特别是军事活动进行了一次摘要分析。从这一工作出发，委员会现在必须进入下一阶段，其中包括对所提出的问题拟订适当的答案，并纠正已经认识到的空间“法律部分”的不正常状况。这项任务是不轻松的，因为我们并非没有意识到委员会在其工作中所面临的潜在危险，特别是在各代表团之间有着许多深刻的分歧。然而无论分歧的规模如何，它不应成为会使委员会瘫痪的障碍，而应促使我们再度努力争取我们的共同目标。

显然，我们对该委员会的希望是乐观的。有些方面希望简单地加强现有的空间法，另有一些方面呼吁通过新的国际文书特别是禁止在空间使用武力或禁止在空间安放一切类型的武器而采取根本的解决办法，而更还有一些方面赞成通过限制性措施，增强信任，或保证人造卫星不受损害。超越使所有各方相互分离的政治距离，我们就可能注意到两项共同标准：对空间军事化危险的集体（虽然有时程度不同）认识，以及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进行努力共同愿望。这种看法的两个组成部分在我们评价委员会至今完成的工作时增强了我们的信心。而且，它们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该机构有能力直截了当地处理可能正确地解决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提议和倡议问题。

1984年，即裁军谈判会议设立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一年以前，摩洛哥王国学院在其春季会议中专门讨论了“征服空间的道德问题”。尊贵的与会者之一，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是第一个在月球上行走的人，他的发言题为“通过探索空间对地球的新了解”。他在结束发言时指出，对空间的探索在事实上引起了对地球的十分宝贵的了解，对空间的探索同时也是对地球的探索。这一发言明确强调了空间与地球之间的关系，使得我表示希望空间将继续为我们星球的所有人民带来有益的合作和平。另外，预祝特设委员会的现行工作将采取这样一个方向，指引它采取措施或通过协定使空间这一我们星球的自然延伸永远免于军备竞赛的灾祸。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还要热烈祝贺蒙古的巴亚特大使，现在已经是第二次担任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主席了。他在第一次担任主席时所表现出的才能得到了一致的赞赏。我们预祝他在新任期内取得成功，并向他保证我们的全面体谅和尊重。

主席：我感谢尊贵的摩洛哥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听取了3位发言者的发言。今天第4位发言者是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长加里特·伊万斯参议员阁下，今天上午因无法避免的公务他未能到会。因此我们将于今天下午3时30分在全体会议听取他的发言。现在我请要求发言的尊贵的伊朗代表发言。

阿萨迪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我极其沉痛地通报裁军谈判会议，伊斯兰革命的领导人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缔造者伊玛姆·鲁霍拉·霍梅尼于1989年6月3日不幸逝世。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整个伊斯兰世界失去了一位无可替代的领导人，一位神学和哲学的伟大学者，一位知识渊博、品德高尚的人，所有的人都了解他为伊斯兰事业和被压迫者的需要进行的长期不懈斗争。伊玛姆·霍梅尼为重新确立穆斯林的地位和尊严，为被压迫者伸张正义所进行的被压迫者的神圣斗争使他赢得了包括穆斯林民众在内的全世界被压迫民众的热爱和崇敬。他为保卫伊斯兰原则和价值观念并为实现伊斯兰理想所表现出的典范的无畏精神和坚定信念的确在全世界的穆斯林中唤醒了对自己地位的新认识，并为伊斯兰的全面复兴奠定了基石。伊玛姆离开我们之后各国悲痛的群众所表现出来的人民情绪表明，他在当代人的良知和记忆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未来的人们毫无疑问将世代地怀念伊玛姆·霍梅尼生命和斗争的伟大价值以及他对真理和正义的献身精神。

代表我本人和我国代表团、纳赛里大使、伊朗政府和伊朗人民，我愿向所有亲自或通过上星期在我们驻地开放的悼念名册上签名表示他们的同情和悼念的人表示感谢。尊贵的外交官同事们，我愿向你们大家保证向我国政府和伊玛姆·霍梅尼的家属通报你们表示的慰问。

主席：现在我愿提及与我们工作有关的各项问题。作为惯例，我们将要通过本届第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秘书处已经收到了非成员国参加我们工作的要求。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们将在发言者名单结束之后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以审查这些问题。然后我们将恢复召开全体会议以正式完成我们可能达成的协议。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们将照此行事。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已经请秘书处散发从第三次《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筹备委员会主席收到的一份来文的副本，以供本会议参考，其中提到了该委员会报告的第23段。该段中说，“忆及第二次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最后文件》关于第5条的要求，筹备委员会决定请裁军谈判会议迅速着手审议裁军领域内防止海床洋底及其底土的军备竞赛的进一步措施。在这方面，筹备委员会决定请裁军谈判会议使非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的缔约国根据其议事规则参加这一审议工作”。

如果现在没有其他人发言，我将宣布暂停全体会议，并召开我们商定于今天举行的非正式会议，审议工作计划和非成员国参加我们工作的请求。

会议上午11时35分暂停，上午11时38分复会。

主席：第508次全体会议现在复会以就非正式处理的问题通过决定。关于工作计划(CD/WP.364号文件)，我的理解是没有任何本会议的成员国提出反对意见。因此，工作计划获得通过。

关于载于CD/WP.365和Add.1号文件的叙利亚和约旦参加我们工作的请求，我的理解是也没有提出意见或反对，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协商一致意见批准它们的请求。请求获得批准。

我早先已经宣布，全体会议将暂停至下午3时30分，届时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长加里特·伊万斯参议员阁下将到本会议发表讲话。秘书处通知我说，根据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议定，该委员会的A联系小组在全体会议暂停之后立即在本会议室内开会，至下午1时结束。

会议上午11时40分暂停，下午3时40分复会。

主席：裁军谈判会议第508次全体会议现在复会。

我代表本会议和我本人特别高兴地欢迎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长加里特·伊万

斯参议员阁下来本会议发表讲话。他在宪法法律领域内有着扎实的学术经历，自1978年以来，在澳大利亚议会中发展了杰出的政治生涯，他的地位不断提高直到在参议院内负责管理政府事务。由于他行使高级政府职务，参议员先生还有着丰富的国际经验，并在1985年2月7日就曾关注过我们的工作，当时他作为外交部部长助理出席了第289次全体会议。他再次出席本会议表明澳大利亚关心并积极参加所有裁军事务。现在请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长加里特·伊万斯参议员阁下发言。

伊万斯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我的确十分高兴能够再度在裁军谈判会议发言，特别是在你的主持之下发言。我们在澳大利亚非常清楚地了解你个人在军备管制和裁军领域内的杰出和勤奋的工作，而这不仅是因为你获得了诺贝尔奖金。我对有机会在你主持下的会议内发言感到特别荣幸。

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对国际社会的未来有着最重大的意义。正如许多人已经认识到的那样，我们正处于国际关系的一个分水岭，一个转折点。冷战停止的标志并不是在某一天停止了敌对状态或签署了某一项和平条约。与此不同，其标志是主要大国重新考虑了它们的国家利益和谋求国家利益的手段，并对其关于核威慑和军备竞赛的整个立场进行了重大调整。

1985年11月，里根总统和当时担任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在这个城市内联合宣布核战争打不赢也决不能打。自那以来，我们目睹了一系列十分异乎寻常的动态。1986年10月，我们看到了初步具体成果之一，关于欧洲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的斯德哥尔摩协定。以后，于1987年12月签署并于1988年6月批准了历史性的中导协定。1989年3月在维也纳开始了关于欧洲常规武装部队的谈判。现在，北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都已经在这方面的谈判中提出了提议，这些提议能够改变欧洲的政治和军事状况，而且我相信将会做到这一点。

这些振奋人心的动态并不仅仅限于欧洲。我们还看到，苏联从阿富汗撤出了自己的部队；在波斯湾、南非和印度支那为彻底制止正在减弱的区域性冲突作出了持

续性和有成果的努力；以及去年尤其引人注目的由苏联和美国人员用几个星期的时间在内华达和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地进行联合核查试验。

现在苏联领导人承认，苏联的军事集结过量，苏联采取一些单方面的行动，如去年12月戈尔巴乔夫主席宣布的削减武力是适当的。当然，单方面的步骤仅仅是开始。只有和其他国家一起才能采取更深远的措施使现实合乎新的论点和气氛。西方国家是小心谨慎的。我们还没有忘记与70年代的缓和相连的高度期待和深切失望。但是很显然，现在西方充分承认苏联正在进行的整个改革本身具有带来相互有利的变化的巨大潜力，并愿意作出建设性的反应。首先，苏联的内部改革和对外交及国防政策的新思维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一种协调，这是特别令人鼓舞的。苏联正在开始在其内部进程中建立起民主原则的重要制约和平衡。

澳大利亚政府欢迎并鼓励近年来东西方关系中出现的有力和均衡的改善。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限制，并果断地限制全球性军备竞赛，并在代之以能解决各种国际问题的建设性和合作的关系，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偏重于考虑军事安全，这些问题一直被置于次要地位。我们热切地希望，最近几十年中所特有的态度和认识将逐渐在全世界发生变化，使所有国家在不损害其安全的情况下逐渐和自然地使其防御准备逐步降级。同时，各项正式协定的作用仍然具有不减损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发展并逐步扩大关于安全的国际法体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必须把握住现有的机会窗口，并帮助确保这一窗口不再关闭。

本会议在这一努力中有着相当重要的中心作用。过去我们和裁军谈判会议的许多成员一样，对于本会议在东西方关系恶化时不能发挥作用，而在这一关系改善时却不被允许发挥作用感到十分沮丧。而这反过来又导致一轮又一轮的辩论，争论究竟有哪些问题属于这一多边论坛。澳大利亚特别希望现在能够甩开这种毫无结果的辩论。情况的发展早已超过了我们对于寻找方法打破僵局表示极其关注的阶段。现在我们有谈判的愿望，并有着将要利用所有有关各方资源的明确的当前议程。我们认为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双边和多边论坛之间建设性关系的基础，而各个论坛现在应当充分地将其精力集中于完成优先任务。



比尔·海登是在我之前的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他1984年8月曾在本会议发言。我认为今天我讲话的语调和内容与他那次发言所具有的十分忧郁和烦躁的基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本身就表明我们在这一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何种进展。然而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海登先生曾经评论过的议程，也就是你所提到1985年早期我在此发言时所评论的议程和本会议今天的议程是一模一样的。这使我的意见变得更为突出，即裁军谈判会议现在必须将精力集中在它所主管的并有权缔结基础牢固的可核查协定的各项问题。

首先请允许我评论化学武器问题。本会议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有着独特的作用和责任。在发挥这一作用和履行这一职责时，本会议在谈判一项全面和普遍性化学武器公约方面从事着一项意义重大的任务。国际关系的改善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特点，这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缔结化学武器公约。决不能也不应失去这一机会。我们所有的人都厌恶此类武器，并致力于确保永远禁止此类武器。通过一项普遍性公约，本会议将对国际安全和稳定作出历史性的贡献。1月份召开的巴黎会议为今年的谈判进程提供了动力。149个国家要求加紧谈判化学武器公约，并尽早缔结公约的集体呼声是再清楚不过了。请允许我表示我们高度赞赏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法国的默雷尔大使充满活力和赋予创造性的方法，他以这种方法向本会议的工作注入了国际社会在巴黎会议上所表示的承诺。今天下午我有幸会见了大使先生。在他的领导下，委员会有着在今年取得实际进展的前景。

最近在全体会议发言的其它人已经确证化学武器公约的最后案文已经相距不远了。我同意这一看法。我相信，在本会议全体成员协调和持久的努力之下，不久的将来即可完成公约案文。由于近年来的各种进展，多数重大概念性问题以及许多细节都已经解决。这是通过本会议全体成员的积极参与所取得的，这种参与对公约的普遍有效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仔细阅读“滚动案文”就可发现，显然许多技术细节还有待于解决。但是，这不是拖延已经进行多年的谈判进程的理由。相反，应当由我们积极地解决未决问题，建设性地谋求解决方法，以便早日缔结一项有效的公约。化学武器构成的问题是严重的，现在迫切需要一项公约，本会议有责任提供这一公约。

达成一项全球性化学武器公约是澳大利亚政府的主要裁军目标之一。我们对这一目标的承诺反映在多年来对日内瓦谈判的积极参与，以及我们通过进行国家试验性视察对这一进程所作的技术贡献。如各位所知，近年来与澳大利亚特别有关的公约部分是关于缔约国与其国家化学工业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定。显然这是公约的一个关键方面。特别重要的是要在案文中为以下几个问题找到正确的平衡关系，即：需要确保缔约国化学工业不生产化学武器；缔约国能够进行公约不禁止的活动的权利；以及化学工业在没有过重的监测或侵扰负担的情况下运行的问题。

我们认为，迄今为止拟订的规定体现出一种明智的办法，根据附表化学品对公约目标构成的危险的不同，为不同类别的附表化学品预想了具体的监测级别和制度。然而“滚动案文”表明，仍有一些问题有待于解决。在最近两年中，各任主席与工业界的代表进行了讨论，帮助他们理解谈判争取的目标，并使他们有机会向谈判者表示他们的意见和关注。这些磋商是重要的主动行动，澳大利亚欢迎本月份晚些时候将在莫雷尔大使主持下进行的类似交换意见。

但是还需要作进一步工作，以使化学工业对化学武器公约所涉的各项问题以及化学工业可对制定出实际可行切实有效的规定作出贡献的方法达成普遍的理解。就澳大利亚而言，我们就化学武器问题与化学工业进行了多年的富有成果的对话，其中包括关于化学武器公约谈判的问题。我国的化学工业方面已经公开宣布了对化学武器公约的承诺和全力反对化学武器。国家政府与其化学工业间的此类对话可从两个方面极大地有利于公约：解决未决问题，从而促成早日缔结公约，以及确保政府和工业有效地实施公约。通过这一对话，工业方面将能够发展关于自己在消除化学武器的国际努力中的作用和责任，特别是自己可对全球性全面禁止化学武器所作出的贡献的理解。

我们认为有必要加强和发展这一对话并使它扩展到所有有关国家。出于这一原因，我于3月7日宣布，澳大利亚将作为一次政府——工业反对化学武器会议的东道国。会议将于今年9月18日至22日在我国首都堪培拉召开。出席会议的将有

各国政府和全世界化学工业界的代表，会议目标是提高它们对于化学武器问题的认识，并审议它们能够共同努力结成国际和国内的伙伴关系支持一项全面性公约的各种方法。

如各位所知，澳大利亚已经请裁军谈判会议所有成员国，有重要化学工业的其他国家以及对化学武器问题特别感兴趣的国家参加会议。这种与会范围将鼓励产生公约必须争取的普遍支持，澳大利亚准备造就这种支持。这将是旨在推动此间日内瓦谈判的一种联合努力，我们相信会议将作到这一点。为促进全面和有效地实施一项公约，工业方面必须意识到自己在解决问题方面的作用。公约下的核查程序将需要工业方面的合作以使之充分有效。现在就应采取这一步骤，使有效的协商在谈判公约的同时开始。请对澳大利亚主办这次会议的目的不要有任何误解。我们提议主办的政府——工业会议将在裁军谈判会议就一项化学武器公约进行重要谈判的前提下召开，这一会议完全支持这些谈判并以自己的方式促进和推动这些谈判。不存在另外的议程。这一会议就是我们争取化学武器方面目标所要作的，而我们要争取的唯一目标就是普遍性化学武器公约。我们认为这一政府——工业会议将支持和促进公约的早日缔结，我们必须不加拖延地争取这一目标。

除了增强政府与工业之间的对话之外，同时还必须确保非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或观察员的国家充分了解目前正在谈判的公约，使它们给予支持，并早日成为缔约国。澳大利亚在争取这一目标的国际努力中是积极的。我国总理于1988年6月宣布，澳大利亚将采取主动行动增强区域内对于化学武器问题的了解。就此，澳大利亚官员访问了东南亚、印度支那和南太平洋地区促进对于化学武器公约的理解和支持。在此对话之后将于8月3日和4日同样在堪培拉举办一次区域性研讨会，我们相信这一研讨会将加强正在发展的支持公约的区域性协商一致意见。这可以成为裁军谈判会议其他成员国在其自己的区域内加以利用的范例。

三十多年来禁止核试验一直是一项多方谋求的军备控制措施。这也是本会议议程上的第一个项目。在195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后期（均在裁军谈判会议及其前身以外的讲坛上）我们似乎短暂地接近于达成一项禁试协议。众所周知，在1980年代当裁军谈判会议成为争取这一目标的活动中心时，进展却令人沮丧地

难以实现。澳大利亚对于这一挫折深有体会。由于人所共知和普遍承认的原因，核裁军是优先目标。这意味着所有国家最好是通过不扩散条约承诺不扩散核武器，逐步消除现有武库。澳大利亚深信，可有效核查的禁试是对这一目标的重大贡献，因此应当尽早缔结这样一项条约。

令人遗憾的是，5年多来，由于“谈判”职权范围的问题因而未能就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达成必要的协商一致意见。澳大利亚强烈主张直接谈判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并对表示不愿接受任何低于这一条约的目标的国家表示理解。但引起我们更大关注的是希望看到裁军谈判会议就范围、核查和遵守等未决问题开始具体工作。我们毫不怀疑地认为，可在非谈判职权范围之下进行以全面禁试条约为明确目标的基础工作。因此，我们一直呼吁不要仅仅因为全面禁试条约的基础工作被认为不属于条约谈判范围之内就阻止裁军谈判会议从事这类工作。我必须说明的是，现在有建议提出召开裁军谈判会议以外的会议将部分禁试条约转为全面禁试条约，这是对于裁军谈判会议长期以来就此中心问题未能取得进展所表示出的强烈不满。在争取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方面，裁军谈判会议本身具有权威性、永久性和专门技术。国际社会的压倒多数已经一再表明希望看到迅速达到这一目标。通过日本山田大使的耐心努力今年出现了向协商一致意见发展的动态，对此我们感到鼓舞。最重要的是，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成员必须表现出必要的灵活性使本会议履行责任并就全面禁试条约开始工作。

全面禁试条约的有效核查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有效的国际地震检查网络。澳大利亚建议，迅速在现有条件基础上建立这一网络并随后加以发展，使人们对其实际能力抱有信心。核武器国家是这一网络的关键参加者，除此之外，它们可根据澳大利亚提出的关于通知核试验的大会决议提供关于其核试验的综合数据，从而作出重要的实际贡献。

超级大国关于核试验的双边谈判是一个重要的现实。在全面核禁试条约的实际问题上虽然这些谈判的职权不象澳大利亚主张的那样大胆，但这些谈判具有作出重要贡献的潜力，这一事实仍未改变。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在当代条件下，期望超级大国率先及时和迅速地谈判在军事上有意义的限制核试验的临时措施是完全合理的。

我愿在今天更为简短地提到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外层空间问题。从某种角度看，在军事利用空间方面我们集体地表现出了一种并非完美但却令人钦佩的克制程度。人类进入空间已达30多年，而各种空间方案中占压倒地位的是军事要求，然而在实践中，我们大体上避免了其他环境内通常可见的进攻/防御竞赛延伸入空间。由于这种克制人们普遍接受如下看法，即空间财富对和平与稳定作出了并继续作出有力的积极贡献。如果我们没有得到空间财富给我们带来的通信、收集情报和检查与核查能力，过去30年中事态会发展到何等地步，这点认真思考起来会使人清醒。澳大利亚政府认为保护这种事态局势是特别重要的。

本会议在这一问题上的目标也是超级大国1985年2月份宣布的目标，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在这方面“防止”一词特别重要。在所有其他环境内我们已经规定了艰巨得多的目标，即通过在逐步降低的武力水平上争取稳定以制止和扭转军备竞赛。当然，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完全了解这是多么复杂的一个领域。我不准备就特设委员会已经表明了的问题进行任何详述：例如“和平使用”一类的关键术语有待于澄清，空间现有法律制度的准确范围问题，或者是关于是否可在专用反卫星武器系统或具有偶然或可能的反卫星能力的系统之间加以有意义的区别的各种不同意见。但是，我愿说明，我们认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关键取决于消除获取空间武器的刺激问题。除非我们对于空间财产的可接受功能达成明确和共同的理解，我们无法指望对于能够摧毁或损坏空间财富的系统取得有约束力的限制。

对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感兴趣的程度与通过其他方式解决弹道导弹威胁的前景之间有着强烈的反比发展关系。与此相似，除非卫星发挥的功能保持在议定范围之内，对反卫星系统的兴趣就会存在。本会议的各成员国将会认识到这一意见与澳大利亚长期以来提出的建议之间存在的联系，这一建议就是：特设委员会审议措施，保护有助于战略稳定和核查军备管制和裁军协定的所有人造卫星和相关地面站不受攻击。

裁军谈判会议目前正在一个特别有利的环境内进行自己的工作。用北约组织今年5月30日声明的话说就是，现在我们可充分利用军备管制的潜力降低国际关系中军事因素的过高作用，并逐步用合作取代对峙。裁军谈判会议有能力对这一努力

作出实质性贡献。军备管制的议程排得很满。本会议具有就该议程取得真实进展的独特职权。因此我们的责任极其重大，我们必须履行这一责任。

主席：部长先生，十分感谢你的精彩发言。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许多同事将认为这一讲话会使我们再度思考我们的共同目标。

我应通知本会议，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大臣威廉·瓦尔德格拉夫议员阁下是星期四的下次全体会议第一位发言者。如果各代表团可以在上午10时开始全体会议使我们能及时听取这位大臣的发言，我将十分感谢。

在闭会之前我愿提醒各位，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随后将在第五会议室立即开会。裁军谈判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将于6月15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下午4时10分散会。

×× ×× ×× ×× ××